

如今魏法在辽东——沈延毅书艺回眸

沈延毅(1903—1992)，字公卓、攻昨，号述菊、天行健斋主，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(现盖州市)城东土台村。父沈羹唐为清末拔贡，能诗善文，工书法，在当地名望很高。沈延毅自幼从其父读经学史，作诗临帖。弱冠时，文才书名即已称誉乡里。及长，就读于民国大学、北京大学。毕业后，先在吉林道尹公署任职，又在中东铁路督办莫德惠处司文书之职。光复后，曾任东北生产管理局秘书处处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曾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、沈阳市文史馆馆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。1978年落实政策回城，任辽宁省政协常委、沈阳市政协常委、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会长、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，为辽沈地区的文史研究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。1992年2月23日在沈阳去世，享年八十九岁。



▲组图：沈延毅旧照

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沈延毅一生的书法追求，是在结识了康有为之后才发生根本转变并逐步确定方向的。

一九一七年冬，适逢康有为避祸小居大连，沈延毅经父执引见，有幸拜谒这位饮誉海内外的“康圣人”，且得以“磨墨理纸于侧，亲睹康老措笔之妙，骇目惊心，深有所悟，窃心识之。临行之际，康老赠以手迹两幅以志嘉勉。”其时，《广艺舟双楫》已刊行二十六年，总印至十九版，海内外散布万余册。沈延毅必已从康氏书论中受到崇魏卑唐思想的影响，此行又面聆大师，口授心传，促使他的艺术思想和学术道路都发生了根本改变。沈延毅曾以诗深情地回忆这段不平常的经历：“启悟多端信有因，高山仰止喜书绅。童年十日前尘梦，沓渚楼头拜圣人。”在此后的学书道路上，沈延毅开始潜心于对北碑的探寻。他以《广艺舟双楫》为指针，朝夕夕诵，犹如康氏宏论紫耳，并广集碑版拓片，举凡碑碣、造像、墓志、塔铭、摩崖石刻……无不广征博取，并在分类、考证、鉴赏的基础上，由形而神地心摹手追。他不独守一碑一石，而是转益多师，辐射式地摄取魏碑群体艺术中的精华。经过深入研究临习，他认为北魏碑刻上承汉魏，下启隋唐，骨气深隐，格高韵足，虽为楷书，而融篆势、隶意、分韵、草情于其中，且一石一风，一碑一貌，同中存异，丰神万殊，乃真正之大观。魏碑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书法宝库。他遂下决心以魏碑为立根基石，以碑学为终生奋斗目标。

碑帖融合：独具匠心的艺术开拓

书法史上，碑学与帖学相对而称。帖学以晋王羲之的书风为代表。沈延毅所以未从帖学而专攻碑学一路，他是把晋人书风与北魏碑刻作了长期比较研究之后才决定的。他认为晋书韵致娉媚，温雅有余，而伤于骨力不足。他指出，清代刘熙载评论王羲之书法“力屈万夫，韵高千古”乃溢美之辞。平心而论，遍观右军书迹，“韵高千古”足真，“力屈万夫”不实。骨力是书法美的最基本要素，是书法艺术生命力的所在。若以骨力、骨气论，北魏书家王远的《石门铭》足以压倒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因此，他以诗直吐心声：“举世千年赞墨皇，临池反复细端详。龙蛇入笔苞元气，毕竟南下逊北王。”

早在沈延毅之前，就有众多书家对“魏体行书”进行过不断尝试和实践，如包世臣、张裕钊、赵之谦、康有为、李瑞清、沈曾植等，但他们大都是把注意力用在对方字形或笔法的改良和融合上，而对严谨方正的结体缺乏大刀阔斧的重组，对方直生硬的用笔也没有跳出刀劈斧削的围困。

沈延毅的书法在具备唐楷的基础和汲取北朝碑刻造像精髓后，即开始了向碑帖结合，以魏入行的书体，进行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。沈延毅曾作诗概括他这

一时期的书法渊源，诗曰：“积健为雄颜鲁公，渊源篆隶肆圆锋。别开生面书中像，一帜独垂百代风。”沈延毅书法风格的形成是源于他的魏碑基础，尤其是《龙门二十品》。唐楷对沈延毅书法创作有一定影响，应该说，沈延毅的书法创作高峰期都有颜体的浑厚和欧体的险劲痕迹。沈延毅在接受魏晋碑刻后，将颜体与欧体的精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同时把《龙门二十品》的精神相融合。经过数十年的锤炼，沈延毅的书法自觉交融了某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。

沈延毅匠心独运地将行书技法融入魏碑，笔下或糅篆法，变方为圆，藏巧于拙；或参隶意，凝重而不乏活泼。同时加快了笔速，强化了行笔落墨的起伏和节奏。他善于在力度与速度的协调连贯中，化直为曲，化断为连，化正为奇，化静为动。这一系列的笔法、笔势、笔意，使原本各自独立相安的点画间呼应顾盼，意气流动。魏碑这一相对端庄、静止的书体，在不失去本质特征的情况下，以个性鲜明的精神，生发出具有时代写意气息的新的艺术生命。沈延毅笔下的魏碑行书，经特殊语言的现代诠释，在法与意的完美交融中，赋予了古老的石刻文字艺术以新的神韵与风采。

沈延毅的书法贡献即在于，同前代碑派书家而言具开创精神，为后世习书者提供了新的坐标与参考。他承前启后于20世纪中国书坛，风标独具。启功先生曾撰诗评价沈延毅先生：“白山黑水气葱茏，振古人文大地同，不使龙门擅伊洛，如今魏法在辽东。”对沈先生在魏碑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。

诗以言志：别具一格的诗韵墨心

沈延毅先生不仅是书法大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。自幼就喜吟哦，作诗属对，一生不废吟咏。他经历了清朝的灭亡，抗战和内战以及多次政治运动，经历了同时代人所历经的所有苦难，他乐观向上，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间到农村改造也没有废弃诗笔与书笔，还给自己居住的农房起了雅号“鬪风舍”，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和诗作。先生所作的七绝“误我虚华去日多，每思畎亩寄吟哦。老来重试田间味，犹记家山采采歌”应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当然，这一时期书法作品主要写毛泽东诗词，1970年写的一幅行书条幅《沁园春·长沙》落款就是“攻昨敬书于高立房村之鬪风舍”。《鬪风》是《诗经》国风之一，多写农村生活和辛苦劳作情景，先生起这样一个斋号，说明先生诗心在焉，也说明了先生的乐观和达观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国家民族的复兴使其焕发艺术青春，他把所见所闻所感，述之于诗笔。咏史状物，赋诗撰联，他也经常抄写自己的诗联赠人或遣兴抒怀，诗兴大发，诗联流传甚夥。先生文化修养深厚，感情丰

富，观察力极其敏锐，所以，他的诗风与书风颇为相似，有杜子美的沉郁厚朴，有陆放翁的放达潇洒，有元遗山的哲思妙构，格高韵古，在辽海诗家中占有重要席位。有诗才的滋养，所以他的书法作品尽管写的是碑派一路，但是文气十足，内蕴丰富，尤其是写自己的诗联作品，诗联之美与书法之美浑然一体，欣赏书法美的同时感受到诗联内容的内涵和魅力，让人得到美的享受和文词的哲思与启迪。

除了诗歌之外，沈先生还喜欢绘画，偶弄笔翰，亦有妙构，还喜欢京剧，经常听，还经常学唱。先生年轻时爱好体育，老年时还爱看球赛等体育节目，1980年中国女排夺得冠军，他曾作古风《祝贺女排获冠军》。这些都能看出先生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时事的关注，对其他姊妹艺术的兼擅，加之先生在考古和文史上的成就，常人难以望其肩背。多方面的修养使得先生游刃有余于书法之道显得游刃有余。

书坛巨擘：20世纪书坛创作引领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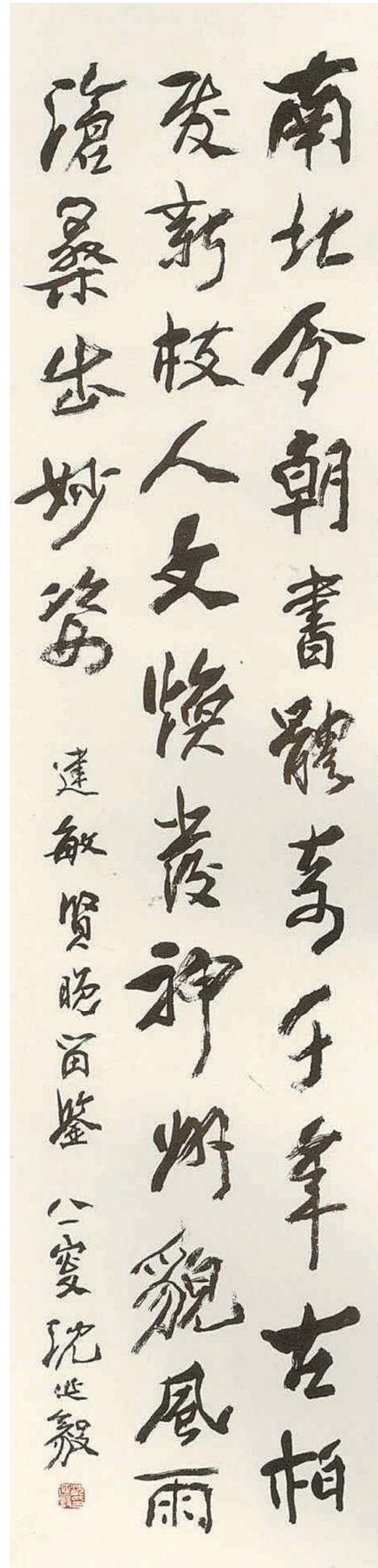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书法家要有社会责任感，对人对集体对社会要尽职尽责，要有文化传承意识，要有奉献精神，要做到“立德立功立言”三不朽。沈延毅先生不但自己有所成就，还带动了身边的人，影响了一个区域甚至一个时代的书坛。

沈延毅先生不但对辽宁省的书法事业做出了贡献，而且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1979年11月，辽宁省书法学会成立，沈延毅被推为会长，1980年5月，由辽宁书法学会与国内五个省市的书法组织共同发起的“全国第一届书家篆刻作品展览”在沈阳举办，沈延毅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并写了六尺对联“海为龙世界，天是鹤家乡”参展。

沈延毅于七十六岁高龄受命组建沈阳文史馆，不计老迈衰病，不遗余力，夙夜在公，参与考古，挖掘地方史料，研究辽海文化，把文史馆各项工作做得井然有序，贡献良多。

沈延毅先生连续多年任省、市政协常委，积极参政议政，撰写提案，每次小组讨论，沈老都能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围绕辽宁省文史工作、文化事业和民生提出有益建议。他还担任了辽宁省书协首任主席，率领书法同道，传承书法传统，积极开展展览、对外交流、研讨、培训等活动，不计报酬，甘于奉献，为辽宁成为全国书法大省、强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可以说，正因为有了沈延毅，才有了辽沈书坛80年代的辉煌以及今日的传承发展。

沈延毅对中国当代书坛的卓越贡献，对碑体书法的艺术开拓，对代代后学的精神引领，对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，使得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当代书坛的一座文化丰碑，涵蕴着书法人的心灵世界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书家前赴后继传承弘扬国粹艺术。



▲沈延毅自作诗联：南北今朝书体奇，千辛古柏发新枝。人文焕发神州貌，风雨沧桑出妙姿。

沈延毅·书学经历

沈延毅自9岁开始学习书法，到89岁逝世，前3天还笔耕不辍，与书法结缘整整80年，可谓对书法钟爱之深、浸淫之深，以至终身从之。沈延毅的书学发展过程，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：即从9岁到18岁，为他的启蒙基础期；18岁到40岁，为他的准备待发期；40岁到75岁，为他的探索形成期；75岁到逝世前，为他的发展成熟期。

第一时期

他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对唐楷欧、褚、颜、柳诸家都悉心临摹研习，他在诗中曾写道：“髫龄满纸笑涂鸦，先仿隋唐诸大家。六十年中如寐寐，几番梦笔几生花。”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唐楷作品形神兼备，结体和笔法的掌握运用都十分娴熟，所下功夫之深，可以从他60岁和80岁写的欧体、颜体楷书中窥得。少年时期临摹唐楷积淀的深厚功底，对他后来书风的形成起了

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的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“何体”，这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他对何绍基(子贞)的书法亦用功尤勤，这种影响一直到他的晚年书法，还能见到踪影。

第二时期

沈延毅18岁时，父亲得知近代中国的碑学大师康有为寓居大连，他便携子拜见年逾古稀的康有为。此时的康有为已由当年“公车上书”的热血壮年，变成了老态龙钟的长者，改良维新与保皇复辟的失败，使他离开了政治的旋涡，寓居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、大连，以书画自娱，潜心继续他的碑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实践。可以想象他的，衰年的康有为见到风华正茂、身居高位、学识渊博、谈吐儒雅的沈延毅时是何等的心情，他遂对沈精心教授，点拨引导。沈延毅每天得以为老师磨墨理纸，亲睹老前辈的点画运笔之妙，遂茅塞顿开，深有领悟。临别之际，康有为嘱

他要继而上追秦汉，以求格调高古，并以手迹两幅相赠，作为奖掖鼓励。沈延毅由连返乡，从此将家藏魏碑旧拓，披览临写，悉心揣摩，直至年逾不惑。他在这段时间里，把《龙门二十品》的险峻朴茂、《郑文公》的遒丽宽博、《张猛龙》的雄秀劲利、两《石门》的恣肆奇浑，融为一体，熔铸成了独具特性的北碑风格。

第三时期

沈延毅在具备唐楷的基础和汲取北朝碑刻造像之精髓后，即开始对碑帖结合、以魏入行的书体，进行了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。他曾作诗概括他这一时期的书法渊源，诗曰：“积健为雄颜鲁公，渊源篆隶肆圆锋。别开生面书中象，一帜独垂百代风。”他首先以魏法用笔，兼参篆籀《泰山》《石鼓》、汉隶《乙瑛》《史晨》，以使其线条笔道一波三折，圆润道劲，笔笔中锋，铁画银钩；然后借鉴欧阳询、柳公权瘦

硬骨架结构为结体，中宫紧束，骨格嶙峋，秀朗挺劲，风神迥然；继而兼取隶楷《爨龙颜》《爨宝子》的厚重古拙、夸张稚趣，全面向何绍基的行书风格进行靠拢和进化，初步形成了个人风格。沈延毅对何绍基终身不弃，固然有其父自小对他的影响及对父亲的怀念因素在内，但何绍基的颜楷功底和碑帖结合的行书路子，是使他取法“何体”的最主要原因。何绍基的书法既存汉隶颜楷的雄健浑厚，又具北碑的清刚凌厉，他是将汉唐书法的气魄骨力、内蕴风姿与北碑的峻拔刚断、萧散灵动，融化得最好、最成功的书法大家。沈延毅这个时期的作品，沉稳工致，点画精熟，炉火纯青，耐人寻味。

第四时期

沈延毅经过70多年的坎坷生活磨炼和对书法艺术的不懈求索，他的“魏体行书”书法已趋于形成，登堂入室的条件已

经具备。特别是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大地回春，生机盎然，被扭曲、压抑多年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获得新生，已是古稀之年的沈延毅将自己的斋号称为“天行健斋”，又以炽热的激情投入到书法创作中来。这时的他，胸怀广阔，意境高远，诸家笔法，熟记于心，笔下的点画线条，似回鸾舞凤，万岁枯藤；六书八法，如天风海涛，变化莫测，他的书法进入了成熟收获期。他精神矍铄，精力旺盛，经常参加社会活动，组织者皆以他的光临为盛荣。他声誉日隆，名噪一时，每每妙文佳句，顺手拈来，题词赠书，一挥而就，各地求书者益众，片纸寸缣为海内外书家及爱好者宝之。1988年，在辽宁省首届书法艺术展上，沈延毅应众人之盛情，凝神屏气，悬腕挥笔，一幅周总理青年时代诗作的六尺四条大屏，一气呵成，56个大字，字逾半尺，笔酣墨饱，畅快淋漓，令在场者骇目惊心，赞叹不已。